

李雪峰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坐在田垄上晒太阳

ZUO ZAI TIAN LONG SHANG SHAI TAI YANG

6

- 蹲在民俗中的村庄
- 回家的花朵
- 稻草人
- 村庄里的狗
- 飞翔的古树



散文集

这是我一辈子都记忆犹新的一个村庄的幽默。它是关于乡下人、药罐和神仙的。我第一次明白了，那些被乡村人顶礼膜拜的神仙，在乡村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是可以被乡村人大笑一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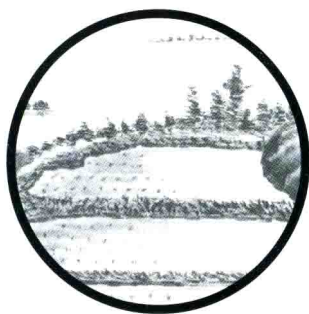
河南文艺出版社

李雪峰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坐在田垄上晒太阳

ZUO ZAI TIAN LONG SHANG SHAI TAI YANG



散文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坐在田垄上晒太阳/李雪峰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6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ISBN 978-7-80765-627-2

I.①坐… II.①李…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827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总印张 216.5
总字数 3173 000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总定价 360.00 元(共 15 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南阳历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当代南阳作家群更以其群体大、品位高、风格多样而享誉全国,不仅是文学豫军的主要力量,而且在中国文坛亦占有重要一席。其独具地域特色的思想意蕴,在塑造南阳人的精神气质、营造浓郁文化氛围、引领南阳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南阳最为亮丽的文化风景。当然,作为南阳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品牌,南阳作家群理应壮大队伍、增强实力、多出精品力作,持续不断地提升南阳作家群的品牌价值。为此,市文联实施了文化南阳写作计划,遴选了十余名有一定生活积累和创作经验的中青年作家,组织创作了一批表现绚丽多姿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的文学新作,并整体性地以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的形式推出这些作品。

该套丛书将要出版的15部作品中,行者的《非斯》,带领读者在奇妙的远古神话中,重新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开放感官、感知世界和自我身体的基础上,伏羲和女娲不断地创造、命名、记载和总结,从而创造了恢弘壮丽的华夏文明,是一部演绎爱欲与文明的东方《创世纪》。尤其是作家精心塑造的那位对万物本质、社会形式乃至生命体验进行疯狂探索的非斯,是文学画廊中不曾有过的“这一个”。作家试图通过伏羲女娲的个人生命史,形象揭示华夏文明诞生之谜,深层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密码。廖华歌的《村子》,以独特的视角和审美向度,对偏远封闭小山村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村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性善恶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和文

化观照,尤其侧重他们不同命运遭际、价值取向、生存欲求的探微及追问。她的小说《白鱼儿》则讲述了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一个女人在爱的圈套中死而生、生而死,执着捍卫爱的尊严,道出女人在爱情中的全部挣扎与痛楚,隐藏着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在男性的欲望大网笼罩下,她们将如何突围,才能在男权社会里得到真正的救赎?王俊义的《第七个是灵魂》,让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家族命运的神秘莫测媾和在一起,表现人类内心的善良和软弱;让残忍与良知的搏斗、职守与阴谋的穿刺、善良和愚昧的交接、软弱与坚韧的对弈,都掩藏在浓厚的乡俗和古老的民谣后边;飘忽的意识流、黑色的荒诞以及时间的超越、人与野兽的对话等,共同构成一幅具有历史厚度的地域风情画。陈明远的《云上的日子》,有意回避传统散文的写作元素,将小说创作方法糅入其间,带有强烈的风格化倾向,用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又不参与故事的独特性,来凸显文本的空间张力和真实感。刘正义的《沿陵河语事》,以沿陵河地方的方言为索引,演绎出了一个有着鲜活人物而又底色厚重、质感强烈、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动人故事。宋云奇的《蓝色寓言》,采用虚实结合、互换穿插和荒诞、魔幻、象征等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使权力争斗显得光怪陆离和深不可测,更表现了疯狂的男女性爱的诗情画意和音乐美感,特别是在小说结尾设置的作者与人物间的直接冲突,使整部作品的创生与寂灭的前后照应显得有机统一。孙晓磊的《见证风雅》,采取述评笔法、纪实风格,深入地探讨了盆地文化对南阳作家的人格塑造及创作理念的影响,折射出现代、后现代语境下言说方式和叙事模式的变化,以语言本体论来观照当代文学现象,展现作家文本与生存命运、艺术创新与语言探索、民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李雪峰的《坐在田垄上晒太阳》,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描写,再现并深刻有力地地质疑、探究了渐去渐远的农耕文化是怎样被淡化和消解的,表现出村庄与民俗、与自然、与游子、与风物间的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水兵的《山之南 水之北》,以灵动的语言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勾勒出南阳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和文脉相传的精神内核,其生命体验和诗意情怀,为当下底层人物的描摹和文化散文的写作提供更多的创作可能。苏菡玲的《一个女人的梦》,通过对梦这种潜意识的记录,折射出社会体制、文化塑造带给一个女人心智、人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同时

也度量着一个职业女性的精神构成。孙宗信的《一片扁扁的阳光》，用乡土文化的土腥味和充满哲思风格的凝练古色，来铺陈和描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农民思想观念的嬗变，作品视角别致，行文着意浅显，文笔间的平易透出作者满腔的真情。蒙福全、段舒航的《生命中的大调曲子》，采用散文化写作方式，通过对从大调曲子到曲剧传承脉络的厘清和曲剧人物戏剧人生探究、名戏名段溯源、演出过程踪寻等，深入浅出地挖掘出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刻文化内涵，进一步探索、展示和张扬了南阳文化的根源、活力和价值。池长生、陈立红的《桐柏山寨》，再现了“从农民到土匪”、“从义军到红军”的觉悟、蜕化与嬗变过程，熔史志、传奇、风物于一炉，以纪实手法、史诗品格，全景式展现 20 世纪上半叶桐柏山区的风云历史。刘黎丽的《老家故事》，以笔记体散文的白描手法，委婉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厚重的乡村情感……

这些作品，有的写得率性飞扬，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有的写得飘逸空灵，透着厚重思想的底色；有的时尚新颖，使形式的变化打上时代的烙印；有的追求文体的糅合，更显现复调写作的意味。总之，作家们无论如何都在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写作求新求变，努力改变自我的风格模式，从而呈现更为复杂多变的创作态势，这与世界发展的规律一致，变是世界的根本，是艺术的本质，唯有变才有可能超越自己和他人，唯有变才可能有艺术的瑰丽多姿。

其实，世界本就如此。尽管坚守写作的道义应是写作的不变圭臬，但多变的文体意识依然透出创新的文学本质，南阳的作家大都秉持这种理念，这是南阳文坛之幸事，亦是“文章千古事”之必需。

河南文艺出版社一次推出 15 部作品，这在南阳过往并不多见，这或许会给人选者一种激励。我希望这种激励，能够成为更大的创作动力，热切地期盼大家能够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更为亮丽的风景。

南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姚进忠

2012 年 7 月 11 日

目 录

001 蹲在民俗中的村庄

013 在乡路上流浪

019 纸钱

023 一个人的树

026 稻草人

031 村庄里的事情

039 乡市

044 生命之芯

047 心读

050 夜游者

054 在村庄里闲走

063 回家的花朵

066 村庄里的狗

070 乡间遐思

- 078 泥土的守望
- 083 飞翔的古树
- 089 乡村断章
- 098 披一袭风走
- 108 坐在田垄上晒太阳
- 116 在一个叫米家坪的村庄



蹲在民俗中的村庄

老鸱柿

农历九月末的风刮过乡村的时候,把村庄周围的庄稼和山冈上的一切都带走了,成熟的玉米、大豆、高粱、水稻被带回了稻场和村庄,枯黄的树叶被带到了树根或者大风喘息的地方。鸟也被风带走了,大雁一行一行在长空里啼鸣着追着几缕云朵去了南方,而那些画眉、八哥、喜鹊,还有鸛河上的鸛鸟都被风带到了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村庄里只剩下那些在风里缩头缩脑、羽毛凌乱的麻雀。空旷的山冈上,只剩下那些叫声凄厉的老鸱了。

除了风,村庄里谁也不知道那些鸟儿都去了哪里,在寒风即将吹彻的时候,只有麻雀和我们俗称老鸱的乌鸦和我们一起,留在了田野和村庄里,它们将和村庄一起历霜披雪,同我们一起度过北方寒冷的冬天。

在霜降以前,村庄必须拾掇回它所有散落在田野和山冈上的果实。板栗已经晾在檐下,核桃的青皮已经在庭院的墙角里腐黑了,几乎一切都已经回到村庄了,原野的田塍上和空空落落的山冈上,只有一树一树灯笼串似的柿子还在火红着。那年的一个深秋,父亲没有在家,母亲给我和弟弟一根长长的竹竿,让我和弟弟去下自家的柿子。下柿子,就是摘柿子,那是我们那方村庄中的土话。我和弟弟担了荆筐,扛着竹竿就去了村庄后面的山冈上。其实,下柿子这种活儿,对于村庄里的人来说太不是活儿了,有些游戏的意思,村庄人爬高钻低,谁还没有几下子猴上树、鱼潜水的功夫呢。我和弟弟

甩掉鞋子，呸呸往掌心吐几口唾沫，光着脚丫噌噌噌就爬到了树上，然后就骑在树丫上端着竹竿夹柿子。这时的柿叶早凋落尽了，树上满是绛红色的柿子，有些已经熟透了，软软的，吃到嘴里又面又甜。

我和弟弟只用了小半天，便将树上的柿子全下了，连最顶梢枝上的也没落下一个。我们在树上下柿子的时候，一群一群的老鸱喳喳叫着，在我们头顶和脚下盘来盘去的，似乎那个树蓬间有老鸱的巢，但我和弟弟正忙碌着下柿子，根本没理睬它们。抬着一筐一筐的柿子下山时，我们路经几棵邻家的柿树。他们的柿子已经下过了，黧黑色的柿树顶梢上，还都有七八个绛红色的柿子，在深秋的风中荡呀荡的。我说这两棵可能是陈老歪家的柿树吧，弟弟不屑地说：“陈老歪牛皮烘烘的，瞧，连顶梢上的柿子都没敢下。”

我和弟弟回到家里，向正在屋檐下挂金黄玉米穗子的母亲炫耀说：“别人家的柿子都落了几个，咱家那树上，今年可是连一个柿蛋都没落下。”母亲一听，一怔说：“坏了，俺忘交代你们留老鸱柿了，这下子可咋办呢！”过了几天，父亲乐滋滋地回来了，但他在村子里转悠了半天，便又沉着脸囔囔回来，进了院子便气急败坏地劈头盖脸大骂：“连几个老鸱柿都不留，连鸟食儿都黑着眼抢，让别人咋看咱们这家人呢？咱们咋在乡亲们面前过活呢？”父亲转身走出去后，母亲这才小心翼翼地跟我和弟弟解释说，老鸱柿是咱村庄人给鸟雀们留的食儿呢，人劳作一年收割了粮食，那鸟儿们也忙碌了一年，柿子总有几个应该是它们的。接着母亲絮絮叨叨说过去村里的哪一家人不留老鸱柿被人瞧不起了，哪一个年轻人因为不留老鸱柿被传出去，眼看就要娶进门的媳妇又被退亲啦……

第二天早上，父亲用龙须草吊了一嘟噜的柿子早早就上山了，在我们家光秃秃的柿树上又挂了几十个鲜红的柿子。

如果你在深秋或冬天去我们豫西南乡下，如果你在某个村庄的山冈或田野里看到每棵柿树上都留有几颗灯笼似的鲜红的柿子，你不要以为那是因为村庄人手不能及而落下的，也不要以为它是因为摘果子人的疏忽而被遗忘的，那是村庄人留给鸟儿的，那是我们豫西南乡村人关于人关于鸟儿关于收获的一种传统的民俗。

“绕庄三匝，不忍飞去。”这可能就是鸟儿们为什么扑棱扑棱飞梭在乡



村,而不愿飞入城市的乡间秘密了。“爱他(它)的地方,才是他(它)灵魂的真正故乡。”不管是人,还是鸟。

鸟儿们的故乡在村庄,在留有老鹅柿的温暖乡间里。

药罐

在村庄,药罐并不是每户都有的家什。一个村庄也就那么三两个药罐,它们大多被放在几家年老体衰经常煨药的老头儿或老太婆家里,被放在床下或灶台的角落里。

乡间的药罐基本上是陶罐,灰嘟嘟的,里面涂上了黑红黑红的釉子,而罐表面是粗糙的灰陶质地,没有丁点的修饰。药罐的造型也极一般,微微凸起的罐肚,稍稍收缩但仍然阔大的罐口,只在口边留一个小小的鸟嘴似的口槽,除了这个口槽,它和村庄里的每个罐子几乎一模一样,几乎看不出它是一个药罐。

村庄里的一个药罐,可以说就是一个村庄的中草药加工厂,沟渠边的抓地龙,滩地上的茅草根、车前草,山冈上的连翘、血参、五味子、百合、桔梗等等,无不被戴着老花镜的乡村老中医组合在药罐里,然后煨成黑乎乎的药水,滋养着乡人们的岁月和康健。在一个黑黑的药罐上,可以嗅到一个村庄草木的气息,甚至可以嗅到一个村庄泥土、草木和四季风雨的气息。一个老药罐的气息,几乎就是一个村庄的气息。在我们庄上白四爷家的那个药罐上,我就嗅到了庄东泥土的腥香,庄西河滩上茅草根的腥甜,隔河山冈上那些柴胡、连翘、血参、五味子的苦香等诸多气息,它们缭绕成一团,构成了我们村庄每一个乡亲和每一头牲畜的气息,构成了我们那鲜明而醇厚的浓浓庄气。

在村庄里,借用药罐是不容许客气的,甚至不许说“借”,只说“用一下药罐”就行。“用”过后,更不必去还,洗刷过了放在自家的灶下或床下,等着别的人家再来取去用。如果你不知道这种乡俗,把借来的药罐用过了又还回去,那么主人家会十分生气的,心直口快的人家甚至会破口大骂你。村庄里的一个药罐,不管是谁花钱购置的,它都不属于哪一家、哪一个人。有时,村庄的一个人家刚买了一个药罐,只用了一次或两次,就被乡邻们取走

用了，它从张三家到李四家，过了许多时日，又从李四家到了赵五家，有时它在一个家庭里待三五天，有时它在一个家庭里待上小半年，它就这么浪荡着，从村庄东头到村庄南头，从村庄南头到村庄西头，又到东头，三五个月，甚至三两年，才能偶然回到买它的主人家里。有时，为了急用药罐，可能会打听半个或一个村庄的乡邻，也有凑巧的时候，刚要取用它，它刚好就浪荡在隔墙的邻家里。

十几岁的时候，我借用过一次村东头赵大爷家的药罐，用过后，我兴冲冲地把它刷净送还到了赵大爷家，平时笑咪咪的赵大爷却冷着脸。回来后我问父亲，父亲一听叫苦不迭地说：“你怎么能还药罐呢？还人家药罐，还不就是把疾病还给人家了？”父亲忙拉着我去赵大爷家赔礼道歉，最后对赵大爷说：“大槐树下的土地爷要用药罐，俺帮他捎过去。”赵大爷一家的皱眉才慢慢展开了。走时，父亲果然提了那个药罐，拉着我把它提到了村中央的大槐树下，把它放在了那个几块石板搭起的土地庙里。

我问父亲：“赵大爷都怕不吉利，把药罐送给土地爷，难道土地爷就不怕吗？”父亲说，赵大爷是凡体肉胎，忌讳，土地爷不一样，他老人家是神仙，担承得起。

这是我一辈子都记忆犹新的一个村庄的幽默，它是关于乡下人、药罐和神仙的。我第一次明白了，那些被乡村人顶礼膜拜的神仙，在乡村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是可以被乡村人大不敬地借用一次的。

我喜欢村庄里的那些药罐，喜欢那药罐上缭绕的村庄气息，喜欢那药罐里弥漫的一个村庄土香、水香和草木苦香。一个在村庄里浪荡了许多年的药罐，这个村庄里的土香、水香、草木香早就把它浸润透了，它会具有这个村庄关于泥土、水、草木、炊烟、牲畜等等一切的灵性，到异乡萍踪般迢迢浪荡的时候，一小片故乡的药罐碎片，也足以疗好一颗心灵的乡思和乡愁，它的一缕气息也足以医除一颗灵魂乡恋的疼痛。

带一块村庄药罐的残片上路吧，你怀揣着它，你的故乡的气息就缭绕着你；你怀揣着它，你故乡的泥土、水、炊烟就跟着你；你怀揣着它，你故乡的风雨和草木的气息就跟着你；你怀揣着它，你故乡故人的欢欣和忧伤就连着你……

带上一块故乡药罐的残片,你的乡愁,时时都有医治的药了。

太阳是村庄的牲口

村庄是农人的村庄,更是牲畜们的村庄。

一个村庄里,人远没有牲畜多,那些牛羊,那些猪狗,那些骡马,那些鸡鸭,它们远比村庄里生活的人要多。村庄人劳作的田里,牛、骡子去过了。村庄人走的路,骡子、驴和马匹也跟着走过了。人们不多下的河,鸭子、鹅天天在里面生活,它们比村庄里的人更清楚村庄的河流里有多少涟漪、多少浪花。村庄人不常去的山冈,牛去了,羊去了,它们日日在山冈上生活,村庄的人说不清他们村庄周围的山坡上有多少棵树,但村庄的牛羊却知道一个村庄拥有过多少草木。就是人生活的庭院,有许多的角落人是不常去甚至没有去过的,但村庄里的狗肯定去过,它们高高跷起自己的一条后腿,骄傲地在那里撒上一泡臊臊的热尿。村庄里的猫和鸡也一定去过,在那里悠闲地打盹儿或者掘地三尺地找虫子。

谁都说不清楚一个村庄是人的,还是那些牲畜的。谁也说不清楚在一个村庄里,究竟牲畜是人的影子,还是人是牲畜的影子。但如果从数量上来比较,人肯定是村庄生命里的少数民族,所以人们常常形象地说村庄是“鸡犬之声相闻”,而不说“人声相闻”。村庄的喧闹常常是牲畜的喧闹,清晨时,鸡鸣了,狗狺狺叫了,于是羊咩咩叫着从栏里出来了,牛、骡子和马匹的蹄声嘭嘭捣着村庄巷道的沉寂,鸭子和鹅嘎嘎叫着涌出村庄,村庄的生气一下子被牲畜们升腾起来了。村庄的人不能从山坡上捡拾的青草,牛羊们用舌苔替村庄捡拾回来了,村庄人不能从河流里捡拾的浪花,鹅鸭替村庄捡拾回来了,村庄人不能从泥土里找出的虫子,鸡们替村庄一条条叨出来了,村庄里人们不能承受的拉犁、拽车等体力之重,牛、驴、骡子和马匹替人承受了。许多时候,你甚至不能说清楚是人领着牲畜在生活,还是那些牲畜领着村庄的人们在生活。

过大年时,村庄的人在扫刷房屋、筹备年货,准备喜喜庆庆过大年,当然,除了自己的房屋和食物,那些牛圈、羊圈也是一定要修缮和清扫的,贮备

了一年的好草好料也要拿出来,让自己的那些牲畜享受。许多人扯春联,一定要扯几副“六畜兴旺”、“槽头兴旺”之类,贴在庭院的树干上、牛羊栏上和猪圈上,给牲畜们也披上那种大年的喜庆。在年节的日子,村庄人是从不吆骡子喝马的,骡马这些牲口跟着自己忙忙碌碌一年了,它们也是该歇歇的。

村庄里的女人们这个时候最忙碌,里里外外的活计拾掇完了,窗子和家具擦洗干净了,过年的肉、馍、饺子、大米、青菜备好了,男人们可以悠闲地坐在院子里喝茶抽烟,或者走门串户聊天去了。各种牲畜的栏圈清扫干净、上好的草料装满牲畜们的食槽了,她们就搬出大木盆,蹲在干净、清爽的院子里洗衣服。洗衣服多在腊月二十九,这个腊月是大月,就在二十九洗,今年腊月是小月,没三十的话,就放在二十八的下午洗。一筐筐的衣服洗好后谁也不忙着晾晒,就湿湿地堆放在屋檐下的盆子里。年三十的太阳再暖再亮,村庄里的人也是不会晾晒衣服的,村庄里的人们说,太阳也一年照到头了,要让太阳歇一天。虽然年三十的太阳还暖暖地照,它照着村庄,照着田野,照着落了雪或没落雪的山冈,照着结了冰或没结冰的河流,但村庄的女人认为,只要太阳没晒到她们的衣物和被褥,太阳就是在休息和歇脚了。有一年,庄西头的四大婶年三十在谷场上晒衣服,不知晾衣服的绳让谁给齐崭崭割断了,刚洗净的衣服落了一地,沾满了谷场上灰唧唧的泥水。四大婶站在稻场上骂,反倒招惹来了一片指责声:

“日头都照一年了,还不让太阳歇一天!”

“骡马都得喘口气,日头也忙一年啦,咋说也得让日头歇一天!”

四大婶听罢脸就红了,忙边捡衣服边分辩说:“看我忙忘了,把三十当二十九了,三十咋能晒衣裳呢?得让太阳歇一天。”说着就抱了衣服慌慌地回去了。

我不知道年三十这天不晒衣服,太阳是不是真的就像村庄里的牲畜,是在卸了套歇着;我不知道村庄里的湿衣服会不会真的累着了天上通红的太阳;我不知道村庄里的人们是否知道在许多国家和民族里,太阳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神灵……但在我的豫西南村庄里,太阳就似村庄里的一匹马、一头牛,它只是村民心灵里的一头牲畜,在村庄的年节里,它被允许歇一天。

我敬慕那滋养生命和万物的太阳,但我更敬慕那让太阳歇歇的村庄和村民的心灵,这是世界望尘莫及的一种博大,这是诗魂不能想象的浪漫……

太阳是村庄的牲畜。

我喜爱拥有太阳这匹或这头牲畜的村庄。不管它有名或无名,不管它庄大或庄小,不管它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还是在一个深山的角落里。

大树的儿子

在乡村,大树往往代表着一个村庄的姓氏,一个村庄叫什么,你看一看它村中的那棵大树是什么树就知道了。村中耸立着一棵虬枝横斜的白果树的,这个村庄往往就叫白果坪或白果庄;村中撑开一伞半亩地大的老榆树的,这个村庄往往就叫榆树庄或榆树湾;村中婆娑着一棵老槐树的,这个村庄就叫槐树村或槐树庄。摊开一幅乡村地图,往往就是摊开了一幅旷野古树分布图,古柳、古槐、古皂荚、古榆、古柏,一张乡村地图上差不多全是古树的

名字。

村庄,是古树的孩子。刚开始的时候,只不过那么一两户人家,他们从远方迁徙而来,傍在一棵古树下搭起了一两座简陋的草庵,开垦一片荒地,生活便开始繁衍了。渐渐地,他们远方一些三亲六戚闻风投奔他们来了,当然,还有一些四处浪迹的人也到这里落脚生息了,于是,大树的周围就渐渐有了一个村庄的雏形。也有一些村庄,刚开始时只有肥得滴油的沃田,并没有一棵大树,人们在这里耕种生息后,想想过去的老家有一棵什么参天古树,于是他们就栽上一棵,几十年、几百年过去了,这棵小树就成了一棵参天的巨树,有了这棵和故乡一模一样的大树,新居似乎就成了魂牵梦绕的故乡,漂泊的灵魂就牢牢扎下了根系来。

村庄和村庄的姻缘,你看见他们庄中的大树就明白了。一个长着参天白果树的村庄,肯定和另一个长着白果树的村庄有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渊源。或许,两个村庄的人是同一个族谱的;也许,一个村庄的始祖,就是从另一个村庄迁徙而来的。在中原乡下,村庄中最多的是沧桑的参天古槐树,差不多全是这些村庄的始祖们明朝时从山西洪洞迢迢迁徙来时植下的,他

们从洪洞县的古槐树下离开故土，就一个一个成了洪洞县古槐树四处飘落的种子，一棵参天古槐，往往结满了他们对遥远故土的乡望和乡思。几百年过去了，若有人探问他们的老家是哪里，许多人都会指着庄中的古槐树说：“俺们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来的。”

大明王朝的人口大迁徙，让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的种子，自此扎根在白云苍狗的中原角角落落。

当然，一棵古树能在村庄中参天几十代人，几百年，并不仅仅是村庄人灵魂中那些基因一般的故土情怀遗传，更重要的是它和庄人的亲情关系。在豫西南村庄中，一棵古树往往是许多人的干爹和义父，许多的村庄人就是大树的儿子。

村庄的人家生了孩子，往往要请教一些村中能摇头晃脑说几句之乎者也的老先生，老先生眯着老眼琢磨琢磨孩子的生辰八字说：“要想孩子一生好，须要给他认下个干爹。”于是有些门路的，就到邻村或邻庄给孩子认下干爹。许多没门路的，就抱上孩子，挑上一担水，一家人恭恭敬敬到村庄中央的大树下，给古树磕头行礼，给古树焚香跪拜，认古树做自己孩子的干爹。一棵村庄的古树，往往有几十个义子，他们有的或许已是须眉皆白的老头子，有的还是穿着虎头鞋、戴着红兜肚正咿呀学语的娃娃。每到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些隆重的节日，常常有三三两两的古树义子到村中的古树前跪拜，答谢古树干爹对他们的庇佑，使得这一年风调雨顺。尤其是过大年时，古树的义子们纷纷给古树张贴春联，古树苍老的树干上贴满了写着“根深叶茂”、“万古长青”之类的红春联，给古树平添了许多喜庆的浓浓气息。

我幼时的一位同学，原籍是上海，二十多年前随父母在我们的村庄生活过几年，庄里的人谁都想不清楚，他父母那么有学问的人，竟也领他拜了古树做义父。前年他从遥远的上海回到村庄里来，村里的人很惊讶，他一家人仅在这里生活了几年就走了，在村庄里没根没秧的，他还回来做什么呢？他说：“我在这里还有义父呢，我是赶回来探亲的。”庄里许多拜了古树做干爹的人听说了，纷纷兴高采烈地来和他认亲，因为那棵参天的白果树，他们都成了异姓的兄弟。庄里的人杀鸡宰羊，陪他痛痛快快高兴了几几天，而庄里去上海打工的人听说也得到了他不少的照顾。谈起他，庄里的人常常傲气十



足地说：“咱庄里的大树，在上海还有个义子呢！”

古树和村庄，以及村庄里那些生生不息的乡人有着浓浓的亲情。其实，我们谁又不是大树的儿子或兄弟呢？我们和身边的大树靠同一方的泥土长大，饮同一方的雨水或河流成长，谁又能说清自己同村庄中一棵参天古树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我们都是大树的儿女。

咬灾

添丁增口，是村庄人家的大喜事。

一户人家新生了孩子，他们自己和亲朋好友的欣喜是自不必说的，就像一棵大树，风雨几十年才看到它的种子又冒出了新芽。生了孩子，满月的喜酒是要热热闹闹地喝的，百天的喜酒也是要喝的，然后，就左等右盼等孩子的周岁生日了。

周岁生日，是一个乡村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孩子生日快要来临的时候，家里杀猪宰鸡，备豆芽磨豆腐，庄里做菜最拿手的红案被请来了，一群年轻小伙子也被请来做帮工，出出进进往来来在庄子里借方桌、板凳，借碗筷餐具，帮劈柴，帮挑水，庄子里手极巧的妇女被请来给婴儿绣红兜肚，扎虎头鞋，缝虎头帽，还有七八个女人在院子间搭起桌案，削萝卜的，切白菜的，在浓烟翻滚的油锅里煎肉煎馍的……半个村子的人都忙忙碌碌，半个村子里都飘荡着叮叮当当的砍瓜切菜声，半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缕缕欢乐祥和的浓烟里。

鸡鸭鱼肉要做出各种各样的香炊，时令蔬菜要做成各种酸辣不同的拼盘，当然，又白又虚的大馒头自是必不可少的，那馒头被巧手的女人捏成惟妙惟肖的鸟兽禽畜，被雕成栩栩如生的五谷瓜果，从热气腾腾的蒸笼里取出来，就像一件件的白玉艺雕。当然，村庄人们更看重的是那盘又圆又大的项圈馍——那是很大的一个圈形馍，装笼蒸制前，要请庄里识字的人用烧竹筷在上面压上诸如“疾病”、“贫寒”、“灾祸”等等的字痕，热馍出笼时，手巧的女人用红颜料把字描摹清晰。更有些富裕的人家，用花生米或核桃仁在馍